

首届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大赛获奖书系



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 你会不会来

胡梅林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网络爱情小说

WANGLUOAIQINGXIAOSHUO

胡梅林——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今夜你会不会来

胡梅林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夜你会不会来/胡梅林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2

ISBN 7-5387-1485-5

I. 今…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661 号

今夜你会不会来

作 者:胡梅林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潘 静

策 划:何 若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绿园工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600

书 号:ISBN 7-5387-1485-5/I·1435

定 价:20 元



Will you come tonight

前 言

因为现代城市的躁动和变化，所以它总在抛弃和重建的过程中。齐月或是叶晨，王毅或是阿萍，等等人物，他们的开始和继续几乎都没有山盟海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感情的泛滥，也不意味着没有对一个圆满结果的期待。比如：阿萍变卖掉所有的家当，要让王毅“当一回爷”；“想征服男人的女人”李如执着地改造阿奇。

我无意在地理空间和时间跨度上去制造一个流动壮观的场面，而将故事从齐月出生开始讲起，并将他的事业和恋情分置于深圳和大连两个同样有海的城市，虽然它们都有叫着同样名字的“滨海大道”。齐月又恰好是在这条曲折的路上认识了盈盈。这纯粹是一种偶合。其实，有许多故事并不是写作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字之外油然而生的念头。好像这个故事就原本应该这样发生。秀十九岁时在飞机上遇到齐月，便将自己封存起来，约定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做一个灿烂的新娘嫁给他。然而，她的五年之约在齐月听来似乎像一种戏言。这种没有拥抱连手都没有拉过的纯粹的爱，让他守了三年。之后，

Will you come

Tonight

在某一天“很自然地上了叶晨的床”。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让齐月爱上那么多的女人？许多次下决心要删除掉某个人物。或者是“那年只有十四岁”的雨婷，或者是别的看起来不重要的女人。可是我每次都未能做到。因为我发现任何一种相爱都有它们充分的理由。这往往无法以一种伦理或者行为或者精神的尺度，去评价、去定格。生命的复杂性不是某种尺度可以完全衡量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指责我，指责我对于齐月这个人物的写作，指责我公开1989年到1997年间深圳和大连某一群人的流水账。他们在这些城市生存和奋斗的动机有的来自精神，有的来自肉体。他们常常在男欢女爱中疲惫不堪、难以自拔。他们有一些都市化的个体化的偏好，这些偏好或许是人性的体现，或许只是一种表象。比如：盈盈“有内衣购买狂”；秀“喜欢调酒和用两支唇红”；叶晨“对清洁的要求程度”让齐月忍无可忍，而齐月则喜欢看海。我试图在故事中未加修饰地记录它们，让愿意读它的人们自己去评判。这便是我的初衷。

胡梅林

2000年6月28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天 意 (1)

他有一千个理由要离开这间屋子，又有一千个理由留在这间屋子。于是，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里。

第二章 宇宙完美法则.....(47)

发现自己是一个站，一块碑，记录着他们的来来往往。

第三章 力咖感受.....(68)

这感觉就像站在峨嵋山看日出，早早地等在那里，结果这太阳老也不出来。然后，你又抵挡不住山上洒着露珠的山花的诱惑，禁不住跃入花丛中去采摘了几束花朵之后，一抬头，那太阳却已是当空。

第四章 魔王转世.....(85)

他也许在想，儿子又要走出这座大山去，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

第五章 秀给你看.....(91)

在罗霄山，你或许会是一位诗人；

Tonight

在深圳，你只能是一个商人。

第六章 又出太阳又下雨 (107)

她想，这二十四年等来的情书原来是这样写的。不是她想象中的狂草，也不是秀丽的仿宋。它断断续续，似刻着的碑文。

第七章 过桥米线 (147)

他非常惊讶自己的创造力。

第八章 打开大连市场 (153)

不要让你的丈夫离开你超过三个月，否则，你的丈夫不是去找别的女人，就是会生病。

第九章 寂寞的女孩 (172)

齐越一点点进入她的混沌世界，像盘古开天地，挥舞着豪情的斧头，开垦着无序的山林河川。这无序的悸动，催她生长出许多无限娇艳的风景，并奏出如浪的和声。

第十章 圣诞平安夜 (197)

他此刻在堆砌着她。而她原本是山坡上的一片白雪，被他一点点从雪地里刨上来，揉成雪团，砌成会唱歌的小雪人。她便有了生命。他还在堆砌着更多的生命内容。然而，她有些害怕，担心他突然就此离去，厌倦了这尊砌好的雪人。将她孤伶伶地抛在无人的山岗上，任风雨将她吹打将她融化。他要他永不停歇地堆砌着她，直到她成为雪仙子。

第十一章 今生有缘人 (220)

他也明白了佳佳为什么选择齐越而不是自己。因为齐越是老板，有钱有车。而自己充其量是个跟班的。这也是当初阿萍离开他的根本原因。你拿什

么娶我？这话成了他后来的座右铭。

第十二章 樱花盛开的时节 (244)

在齐越的心目中，佳佳就是一个小妹妹，喜乐无常，所以要迁就她。但又不能太随便了，毕竟她还是一个迷人的女孩，一旦迷上，那是很难找到归途的。

第十三章 陷入困境 (272)

男人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被奉为至高无上，而且这曾经是齐越引以为豪的一点。她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高潮，便是源自于他的艺术。明明则是他们的艺术的伟大成就。而今，他的艺术、他的事业似乎都双双坠入困境。

第十四章 龙王井 (284)

齐越在黑黝黝的山谷里找着一潭溪泉，那是秀从十九岁那年开始一点一滴地凝积的甘露。春来秋往，终于盼来他此刻轻轻地擦散溪间的水草，挪开一块卵石，于是，这溪泉便涓涓而下。

第十五章 向日葵公司正式挂牌 (292)

原来一直以为嫁一个自己爱的人是最幸福的，而现在她想透了，其实嫁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是爱情的一种，可以不必辛苦，不必迷茫。

第十六章 驿站 (299)

她了解齐越，他对于女人的追求是永不会停止的，无论在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多么美好的女人。女人带给他生命的灵感，这点她比齐越更了解齐越。

第十七章 秀之死 (317)

女人真的是一本书，需要男人去读一辈子，有

Tonight

的女人是越读越薄，有的女人却越读越厚，而秀正是那越读越厚的那种女人。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她总是不断地促动他的灵感。

第十八章 南柯一梦 (341)

齐越感到一阵凉意掠面，他抬手摸摸脸颊，挂着一滴泪珠，心一颤。这是秀的泪珠。一千年前，他在秀玉峰与秀匆匆惜别；一千年后，秀又匆匆惜别自己。他闭上眼，想重新回到那个时空，却怎么也回不去了。

第十九章 盛开的黄玫瑰 (353)

他重新感觉到她没有错，是自己错了，他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大的难题不是负责任，而是放弃责任，人最难跨越的是自己。

第二十章 今生今世不分离 (371)

她将她的丰唇贴着他的唇，柔情地咬下去，一阵酥心的痛，穿透他爱的荒园。

第二十一章 未了的情缘 (385)

今生他欠下她们的感情债，只能等到来世去还了，而来世却似乎又会有来世的债。如此周而复始，不知何时，才能了却。

后记 (393)

Will you come tonight

第一章 天意

他有一千个理由要离开这间屋子，又有一千个理由留在这间屋子。于是，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里。

如果不是天意，这个世上便不会有齐月，也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母亲怀他时恰好是“文革”刚刚开始。因为成分不好，所以注定会是一场灾难。那年，两岁的姐姐和尚在腹中的齐月，跟着被下放去做伐木工人的父母来到一个离湘东罗霄山县城还有几百公里的深山老林里。不堪流离和生活的重负，齐月的母亲婉容打算悄悄地处理掉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小生命。于是在一个清冷的午后，婉容哄睡了女儿，到墟上弄堂里的药铺找老郎中开了一帖打胎药，然后又匆匆折回山坡上那间用木条搭成的吊脚楼，将药材倒进沙罐沏了大半罐水，熬透了，滗出黑黑的药汁，用蓝花底搪瓷碗盛好，放在窗台上吹着风摊凉。

她坐在小竹椅上，望着冒着热气的汤药，心里有

Will you come

Tonight

今晚尔尔尔尔

说不出的酸楚。阁楼里静悄悄的，窗外苦楝子树上尖厉的蝉鸣显得格格外刺耳，灰冷的情绪像乌云一般压迫着她。黝黑斑驳的地板上斜落的阳光骤然暗淡下来。她不觉落下泪来，无力地靠着椅背，昏昏沉沉的。恍惚中，却见一条青蛇从窗栏爬上来，眼泪汪汪地巴望着她，她觉得这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依恋，令她舍弃不下……突然，一声巨响，她睁眼望去，斜吹的阴风将盛着汤药的瓷碗从窗台上掀了下来，跌碎在地板上，洒湿一地。她慌忙取了扫帚将残碎的瓷片收拾停当。忽而记起梦中的那条青蛇，便楼里楼外瞧了瞧，阁楼间却寂静得有些可怕。她想也许是过度憔悴而生的幻觉，便又赶到墟上。老郎中听她说罢事由，沉吟了半晌，掐掐竹竿一样的手指，道：“今年丙午年天河水，青蛇也是水性，这山中每六百年就有一条青蛇转世，据老历算来应在今年了。你这脉动有些透凉，几似蛇脉，怕是中了蛇气。”婉容惊得面若土色，慌道：“那怎办？”老郎中略略一笑，道：“你是异乡人，这蛇定是想借你的胎走出大山去，八九是个男孩。将来会有大出息。听我一言，有多难都要生下来，是龙胎呀。”

也许有些信腹中的孩子是个龙胎，婉容咬着牙挺了下来。齐月的父亲为了给母子俩补足营养，常常夜里拎着手电筒，握杆火筒枪上山打野物。说也怪，不时会撞到被蛇咬死还带着体温的野山鸡，横在山道上，他一来，那蛇就倏地滑走了。这年，婉容竟吃了

三十八只山鸡。

第二年的春末，临产的那个月下了几十天阴阴绵绵的雨。生的那天是突然发作，齐月的父亲蹬着破旧的自行车急急地往山下去唤接生娘。婉容坚持不住，就自己下到屋里的小板凳上，忍着痛，手捧着侧着脑袋出来的小家伙，两腿之间皱皱地长着一截小把，哭声十分洪亮，果然是个小子。她用一块花布将他裹了放在木盆里。这时，雨住了。阁楼间豁然亮堂，出了几十天以来的第一次太阳。姐姐琳琳趴在门栏上诚惶诚恐地瞄着木盆里的襁褓。婉容虚弱略露些微笑道：

“你有个弟弟了。”琳琳只是傻傻地笑，却不敢近前。

父亲带了接生娘赶回来时，膝盖上渗着血。两人忙不迭地扶婉容上了床。见婉容盯着自己的膝盖看，父亲道：“地滑，跌了一跤。”等忙完活，父亲终于没有撑下去，也躺倒了。腿肿得老大，敷些中药，一个星期才走得了路。于是好心的山里人便轮流来照顾着这一家人。有上年纪的老人说，这孩子眉宽额阔是个贵人相，齐家家底薄受不住，才让父亲跌了一跤，也算是补个道行。

那阵子父亲常常被卡车拉去镇上集中游斗。齐月长到一岁多时，断了奶。婉容无可奈何，只好将他送回娘家去，一直到五岁的时候才又接回来。齐月从小就聪慧守规矩，有时候一个人皱着眉头对着一件东西站好半天。六岁那年，他却一语惊人，父亲的一个朋友

Will you come

Tonight

今夜尔会不来

逗乐地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他答：“想当毛主席。”几个大人吓得魂飞天外，这在如火如荼的“文革”是绝顶反动的语言。十岁时文革结束，一家人终于捱过恶梦一样的生活，欢天喜地重新搬回罗霄山县城。

走的时候，那药铺的老郎中突然终老在家中。婉容手牵着齐月，到他的灵前磕了一个响头。

也就在十岁时的光景，齐月朦朦胧胧开始有了对异性的幻想。他瞄着前桌女生玻璃衫翻出的小花领和雪白的颈脖，就有一些心慌。脑海里却乱想着与她手牵手坐在一起，同她交换一支带橡皮头的彩色铅笔，他很喜欢闻那橡皮的香味。那时候班里的男生管她叫地雷，因为她是最好看的。第二好看的女生，叫炸弹。为什么这样取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后来那女生转学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最早对异性冲动的经验。

他第一次吻雨婷的时候，雨婷紧闭着嘴唇，然后就哭了。她以为失去了贞操，从此便只能一辈子跟定他。那年，他们只有十四岁。

齐月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蛮有味。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只要能够找到雨婷，每年在她过生日的时候一定给她一个祝福，这也是他至今惟一实现的誓言。已经是十二年了，这么一想，他便有些胆怯，觉得自己离雨婷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

他原以为与雨婷经历过了关于男人和女人所有的

第一次，直到大学毕业前一年的暑假他才发现，他们战战兢兢挨过那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恐惧，其实都是多余。那无数次的亲热竟然都不是真正的造爱。这多多少少也留给他一份遗憾，令他一生都不能原谅自己。

他感觉到初次的高潮，是跟他根本不爱的一个女人——燕子。燕子长得很白，滚圆的臀部，挺挺的胸脯，露在衣袖外雪白肥嫩的胳膊让他想了好几夜，之后，他就上了她的床。他原本想掌握一下节奏，不曾想，燕子很迅速地除下衣衫和绣着小花的乳罩，偎进他的怀里。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间屋子里弥漫着的男人与女人交欢之后散发出来的浓浓的气味。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造爱，这对于他是一次突破，因为这个突破，竟改写了他和雨婷的爱情。

最后一次见雨婷，是在六年前的长沙，当列车缓缓开动，他靠着窗，猛然发现人群中静静地驻立着的雨婷。他看见她满眼泪花。他向她使劲地挥手，她才露出一点点忧忧郁郁的微笑。这微笑就像烙印一样烙在他的心上。

燕子以为雨婷离开齐月，他就会回到自己的床上，于是向雨婷说了所有的事。雨婷声音颤抖地问了齐月，她希望这不是真的，但齐月只是沉默。然后，雨婷就病倒了。

她说：“我要用一辈子离开你来惩罚你对爱情的不忠。”

Will you come

Tonight

今夜尔尔尔尔尔

齐月没有去祈求雨婷的宽恕，也没有再与燕子继续下去。他觉得两种情景都会使彼此陷入责备和无休止的痛苦之中，惟一能做的就是：逃避。

因为要逃避，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去了深圳。这倒不是说深圳是一个感情避难所。齐月还有满腔的热血，一定要干点什么，也好惊天动地。

深圳对于初出茅庐的齐月来说，既陌生又新鲜。这里七月的天气是一阵阳光一阵雨，灼热的太阳蒸腾着街面的雨水，将整个城市浸染在一种潮湿而清新的空气当中。齐月第一次坐进凉爽洁净舒适的现代化写字楼的一个小方格里，油然而生一种大跃进式的憧憬。

也许是时时目睹和耳闻着“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的神话传说，这助燃着齐月已然沉浸在沸腾中的头脑，于是，过了半年等他手中积攒了几千块钱时，就迫不及待地邀了同样头脑膨胀的俩人，在老街的一个店里租了一长条柜台，卖一些礼品什么的。那时候，内地到深圳来的人都像疯子一样在老街进行扫荡似的采购。于是，他们起早贪黑忙着进货，站柜台。一个月下来，刚好够了柜租。后来才发现，店里其他的柜台卖的大都是水货，利润高自然赚钱。几个读书人犹豫了好一阵子，进了一批水货，望着客人兴高采烈地付过钱、买了东西走之后，却怎么也乐不起来，第二回谁也不进水货了。这么到第三个月时，连柜租都交不起，然后就剩下齐月一个人，因为他有一股子山里人的倔强。店主鲁东堂拍拍齐月单薄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齐月，池子都是黑

的，你怎么白得起来？”黑不下去又白不起来的齐月，自然就不能在池子里混下去了。

多少有些同情心的鲁东堂在圣诞节的前几天，给齐月揽了点活——给一个四星级酒店准备圣诞狂欢的饰品。齐月跑东莞找工厂，又到服装店订服装，总算在平安夜前凑齐了交到酒店公关部。刚坐进一间路边小店，思量着美美地吃一碗鱼片粥时，扩机却响了。酒店公关部的一个小姐奶声奶气地说：“还差圣诞老人那个白花花的胡子呀。”他想想道：“棉花行吗？”小姐答道：“嗯，应该行吧。”齐月撂下电话，转了几家商店才意识到深圳的商店哪会有棉花卖？偏偏这时扩机又响了，酒店那小姐留言：最迟晚上十点之前要拿到。齐月忽觉腿根一软。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霓虹灯和射灯把天空照得五光十色，店里店外的门窗玻璃贴满了露着微笑的圣诞老人、雪仙子和天使的彩画，热热闹闹的人群和拥挤在街头的车流，都在赶着去不同的地方，开始这一年最快乐的节日。路旁的比萨店里飘出一阵阵酥酥的油香，灯光下悠然进餐的人们和店外来来往往挺着丰满的胸脯的时髦女郎，连同红红的店牌都泛出暖暖的诱惑。齐月顿感饥肠辘辘，空空的肚皮像粘着心窝，连空气都似乎已经耗尽了。感觉自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不知漂往何方，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立无助。都市的熙攘与华丽离自己太遥远了，他想起读大学时，每年隆冬这天，一班人喝着酒，故意哼着走调

Will you come

Tonight

今夜尔尔尔尔尔

的小曲。那时他们有一把褪色的吉他，有人对着窗外飘洒的雪花弹唱，而罗霄山的寒冬，那县城的巷子里总是会响起弹棉花的铿铿声，每年那弹棉花的中年人总是领着罩件小花袄的女儿到巷子里来，用红线和蓝线编好了经纬，将旧的新的棉花混杂在一起，支上一张大弹弓，敲着棒槌，铿铿地打将起来，轻飘飘的棉絮扬到半空中，像轻盈的羽毛，好看极了。他回味着却似乎听到这铿锵有力的打击声，真像是一种美妙的音乐。依稀间又仿佛见到那罩着小花袄的小女孩，圆鼓鼓的脸蛋上红扑扑的朵儿。

他循着这若有若无的声音，踏着车轮，从东门穿过正修着立交桥的雅园工地，在黑暗中一深一浅地颠簸着，到东湖脚下拐进一条狭窄的巷子，弹棉花的声音越发听得清晰，小巷尽头的路灯下围着一群人，他踮脚望去，一张大弓正握在一个瘦削男人的手中，棉絮被击起来，扬扬洒洒。

“师傅，能不能买一点棉花？”他挤上前比划了一下问道。

小师傅笑笑放下棒槌，抓起一把棉花用一张草纸裹了塞给他：“是做圣诞老人的胡子吧？今天有好几个人来要。”

齐月掩饰着喜悦，握在手中，说：“多少钱？”

小师傅摆摆手，说：“不要钱，这点棉花哪好意思收钱？过节讨个吉利。”

齐月谢过了小师傅，便骑着车往酒店赶，顿觉这